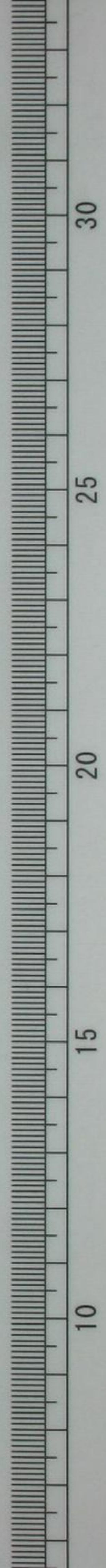


鳥居文庫  
文庫 19  
F399  
55-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昇仙寶錄卷二

第九回 林英女燈下勸夫 韓湘子夜跳花牆

世界善惡不等齊 皆因性光明與迷

明者早回天堂路 自在逍遙樂天衢

迷者愈墜迷愈甚 所以惹的母悲泣

萬劫苦盡終久皈 收完皇胎混沌矣

却說兩個妓女咬破中指爲誓。湘子見是實意。要逃紅塵之苦。說道汝二人卽真心。我豈肯哄汝。你且起來。坐下講話。



吳仙寶金 卷二  
人叩頭謝恩。起來道：請問少爺。汝奔終南拜的那位仙師學道。湘子說：卽鍾離呂仙二位師傅。二女子道：不若我姐妹就同少爺同奔終南。免的日後受坎坷艱難之苦。湘子道：同去如何能走。汝二人既真心。我亦決不食言。見了師傅。若不收時。我就苦苦哀懇。跪死無怨言罷。亦咬破中指爲誓。二人叩謝不已。三人坐了一夜。到了天明。張李二人將門開開進來。跪在湘子面前。叩頭請罪。湘子說：我不怪汝。起去把二女子送回。張李二人謝恩。就把妓女送回。稟明老爺。那韓愈以爲

湘子開戒。就想勸他歸正。息了修行之念。這且不題。這日韓愈朝中議事未回。那杜氏夫人同林英堂前觀花散悶。杜氏道：這花雖鮮。數年之間不見結果。空勞人眼目。不若盡都伐去矣。林英聞言。細思其語。有意其情。有理。不好明言。遂含糊答了幾句話。回房而去。想道：相公勸我修行。戒之在色。我亦不欲矢志。怎能結子。不免我作一歌。稟明翁婆。知曉。歌曰：

天乃純陽 光照萬方 孤陽難育 人盡知詳

地乃純陰 養育羣倫 孤陰不長 古聖常云



天地配合萬物生 萬靈俱賴陰陽成 陰陽不調難生育  
因此花枯無根恒 請翁婆 聽分明 不可妄貪趙孟榮  
汝侄立志脫塵俗 一心要修太陽紅 不如任他去修養  
日後合家沾恩情 倘若強逼怕出禍 因此侄媳難胸中  
林英將此歌句寫在紅柬之上送在中堂暗放棹案韓愈下  
朝回府看見紅柬歌詞卽問杜氏兒媳因何作此杜氏卽將  
觀花之時說的言語林英含羞回房作此歌句以告之韓愈  
聽此更加愁嘆杜氏遂道不免再請個嚴緊的先生白日書

房攻讀夜間房中安眠不叫他書房安寢日夜事不由已自  
然他就無有妄心了韓愈依言託人請了李逢春先生來家  
教讀原係本朝進士課徒嚴緊從入學遍的湘子日無閒暇  
這日晚間回房安寢淚如湧泉對林英道

尊一聲我賢妻細聽端詳 我今宵有件事與汝相商  
咱二人雖夫婦各立志向 同立志學修道學脫無常  
皆指望學修道脫離苦海 不戀這假富貴朝露草霜  
難得咱夫婦和同欲修養 怎乃是咱叔姪迷在苦洋



緊逼我勤讀書高登甲榜  
常設計破我戒令人心傷  
林英道咱叔父雖常逼汝  
他也是望着你美名傳揚  
並非是暗害你不疼心上  
勸夫君莫煩惱且耐時光  
若不然成名後再奔修養  
志向堅也能煉性體純陽  
湘子道我賢妻汝莫錯想  
倘若是戀名利難免不傷  
若迷在紅塵累悔時難講  
結下那俗緣牽何日脫韁  
將性光墜輪迴苦刑難抗  
到何時再能得見無生娘  
再者說人壽限也難預量  
多少的少年輩去見閻主

若錯誤這青春神氣精喪  
難鍊到無上品純靜元陽  
到老來就算是竭力保養  
費盡心苦修煉難得真方  
倘若是稍懶惰不勤前往  
難煉成純陽體性登蓮鄉  
咱夫婦元陽固正堪修養  
有大志自然的同歸仙邦  
我今夜有一事託汝酌量  
二老前勤侍奉莫令心傷  
我奔上終南山拜師法像  
纔逃出咱叔嬾計策杳茫  
若在家終久的難保安養  
倘若是墜紅塵須多淒涼  
林氏女聞此言眼含淚講  
尊一聲賢夫君莫錯主張



汝年少出門外叔呈心上 韓門中汝一人情堪悲傷  
離終南也不知幾千萬里 倘若是有失錯信難知詳  
落一個不忠孝仙更難望 人都說無識見妄想仙鄉  
常言說道一尺魔有一丈 千萬的莫外走闖出禍殃  
在家中雖受些勞苦景動 不過是讀書冊可耐時光  
韓湘子見此情不再明講 叫一聲林英妻婦女心腸  
我乃是試探汝修煉志向 汝仍是心迷俗怎登仙鄉  
我豈肯捨富貴他方遊蕩 在家中隨事機煉我性光

湘子言罷那林英知是瞞哄也就常常留心遂暗暗告明翁  
婆那韓愈夫婦更加嚴緊不留閒空命人看守恐他逃出去  
韓愈從此惱恨僧道妖言惑衆作一篇原道論又作一篇戒  
修歌其歌曰

世上人痴迷多 專信僧道說 妖言惑衆真可惡 假說  
修神道 引誘男女學仙佛 自古聖賢教化世 三綱五  
常振山河 仁義禮智信 人之本性莫錯挪 若缺少卽  
邪說 異端行爲不穩妥 自周朝有仙佛 邪說流行起



風波 舍衛國出妖魔 千萬迷徒信其說 自五代更傳  
撥 闡化中原皆迷他 君王皆都迷心竅 聖教衰危興  
邪魔 吾聖上愛拜佛 俱是國家不祥爰 吾有心勸歸  
正 不令我主信邪魔 仙佛道盡邪說 一筆批到萬古  
訛 世上迷人細琢磨 異乎中庸即邪說 各自細斟酌  
各自細斟酌。韓愈作完。寫在紙上。貼在書房。正是。

為謗佛仙造福端 四值功曹報上天  
玉帝聞報心發怒 削去鴻福遭天譴

且說湘子見此歌句。口念心忘。置若罔聞。暗想在家。終久難  
免叔父之阻。出入監管。又難得空。這日晚間。回房安寢。端坐  
床上。默默無言。那林英也就睡去。湘子見他睡熟。起來提筆  
作了一辭親歌。

韓湘子 拜雙親 分身難報叔嬭恩 扶養成人非容易  
教訓理法費辛勤 教讀書 盼名因 也是望兒登青雲  
雖是叔嬭勝於親 待見無異父母心 侄兒之心多愚蠢  
一心修道脫凡塵 倘若證仙成正品 超渡叔嬭共雙親



也算爲兒盡孝心 終難報盡養育恩 不過略表見的心

望親莫挂因 望親莫挂因 又囑林英歌曰

愚夫君 拜賢妻 侍夫如賓明大禮 從過門 受孤淒

同心修煉兩相宜 望賢妻 常恭機 時時刻刻守元一

終久祖師來收你 合家同赴蓮花池 今辭去 莫挂意

莫因離別忘修機 切記切記

湘子寫完放在棹案悄悄出了房門一見四門封鎖四壁墻

又高甚難逃出思想多時無計可使遂向東南叩頭望師接

引起來走到後花園內只見一顆絨花樹離墻甚近遂卽上  
墻上了幾上仍是上不去遂又來到房中尋了捆包伏的幾  
根絨繩結成一根又來樹下扔上絨繩可巧樹又不甚高雙  
手攀住雙繩頭上到樹叉以上與墻相近爬在墻上也不顧  
生死跳在墻外要知如何下回分解

彌勒佛祖讚

三教祖師著寶筏 一篇錦繡又增花

專等有緣尋覺路 雲開日現見天家



從此棄捨崎嶇境

免却荆棘扯袈裟

幸出牆外脫魔障

能登飯一煉黃芽

燃燈佛祖讚

飯一如同日月明

昌盛三教還原情

真訣洩露昇仙錄

普渡有根脫凡籠

可嘆真理世將滅

盡迷邪途難歸宗

因此重著元陽卷

表明真跡露形容

第十回

趁明月奔走出嶺

叅乩訓悟透玄機

酒色財氣四堵墻

世間俗夫內中藏

多少豪傑英流輩

迷在網羅喪元陽

耗盡三寶臭囊敗

勞病殘形凡體傷

有志跳出墻以外

煉成不壞佛金剛

話說湘子跳出墻外。心中警慌。不知東西南北。遂略定心神。睜眼一看。向東南有一條光明路。隨曲就灣。到了南城門。城門未開。又不敢叫門。遂悄悄藏在土地小廟神後。等到黎明。



門軍開門。湘子慌忙出的廟來。出城向南走去。行如雲飛。走似箭快。且說鍾呂二仙洞中靜坐。慧眼觀見湘子逃出。奔南而來。二仙商議。空中暗護。暗中點化。道心要堅。就引他歸山修煉。不然。仍墜紅塵。說罷。駕起祥雲。離了終南。空中護佑。時刻查驗湘子心意。不題。且說林英惺來。不見夫君。心以為向書房去了。到了天明。起來。只見棹上有字紙一章。拿在手中。看了一遍。纔知相公逃走。不覺淚如雨傾。放聲而哭。此時間。那韓愈上朝未回。杜氏聽見哭泣之音。急來問明。那杜氏也

哭起來了。衆家奴一旁。齊聲勸道。哭有何益。急命人追趕。纔是大料去者不遠。他也未出過門。逃走也不易。合家人光哭。他還能回來不成。杜氏聞言。急命人報知韓愈。韓愈聞說。含淚而歸。急叫張李二人。備馬快趕。二人騎馬向南。趕去到了未時。見前面二里之遙。好像少爺走相。二人急催馬趕相離不遠。那湘子回頭一看。張李二人趕來。心中着忙。又只見面前有一座廟院。急去躲避。到了廟內。不分甚麼神像。叩了個頭。求神保佑。遂即藏在神後。張李二人見少爺入廟。急來廟



身仙寶錄 卷二  
中尋找不見。前後皆無。有二人心中拿悶。莫非上天。天無梯  
登。莫非入地。地無縫路。眼見的進廟。就不見了。真是出奇。二  
人慌忙。又到院外。見一樵夫打柴。向前使了一禮。問道。汝見  
一少年人。從此向何方去了。樵夫說。見一少年人。從這院墻  
跳出。向正西去了。二人又上馬向西找去。且說湘子混迷多  
時。醒來看時。在一顆大松樹下藏坐。不見廟宇。亦不見張李  
二人。那向去了。心中想道。莫非二師相護。遂卽叩頭謝恩。又  
向東南走起來了。日漸西沉。思想何處安身。又想道。卽奔修

行。何必想甚麼。身安不安呢。隨口吟道

簞食瓢飲陋巷間。曲肱而枕身自安。先賢樂道得佳景。  
厭嫌富貴不坦然。

逃出枷鎖脫網羅。任性逍遙煉彌陀。清風明月來相照。  
海底光明通西佛。

趁此清涼正堪行。不急不緩奔大乘。人物寂靜仙機動。  
可誇仲春二月風。

韓湘子趁清涼奔走不停。不多時玉兔昇照耀光明。



明煌煌一條路如同白晝 爬山嶺越鵲橋心無悔情  
顧不的路崎嶇辛苦不定 直然是我師傅去問途程  
只走的兩腿酸渾身是汗 稍歇在靈山前又向前行  
不多時見山懷燈光明亮 必定是有人家居住山中  
走到了面前看是一寺院 進山門見大殿觀音行宮  
急慌忙拜罷了三跪九叩 就坐在神座前內觀黃庭  
且說此廟前殿觀音菩薩後殿是三教堂廟內有一住持僧  
法名通慧有出塵之志斬斷俗緣又有同志的兩位隱土居

此皆是出塵之客好善樂道長參悟三教道經自覺不甚明  
透欲學道不得明師指點心怕入幻因此三人遊遍四大名  
山訪遍了三教門徒萬法教門道客並無真能懂道者一概  
皆是隔靴撓癢捕風掉影高抬自己道高暗貶他道皆妄並  
不知參玄悟妙口雖言道心溺俗情真是孽根未斷不明道  
法就自尊大號爲先生細搜其原無的可傳略記幾句道中  
成語遂自是自滿南北誇道勸道不分東西光有道名而無  
道實淨是財利迷壳借道而聚有人入其道就喜個不了誇



之不盡因此愈傳愈假世界盡如此樣三人遊遍九州未訪  
着真懂道者就訪問着有請仙扶藥一說祖師臨壇借乩講  
明先天大道三人問明條規就回在三教堂備辦請乩物件  
商議着請祖師親傳道法辦全乩筆沙盤香表供獻就在後  
殿焚香昇表三跪九叩畢扶乩的平米的伺候贖錄的三人  
各執其事纔學扶乩手不相隨乩畫圈多時略停乩示云  
前殿仙童 跳出火坑 逃奔仙山 修煉元精 命他來  
跪 告其真踪 汝三隱士 有緣相逢 同赴龍華 去

面無生 寫此乩止 三人心中拿問通慧道我到前殿看  
有人否二隱士說這時至二更那還有人呢僧去看時前殿  
如同火起急走進前趁月明見是一少童心中大喜道仙童  
何來湘子正明心見性聽有人喚睜眼一看乃一僧人月光  
一下也看不真開言道我從長安投親不遇而回竟從此過  
天色亦晚又無盤費因此來在寶刹略歇通慧道莫說謊了  
你是奔修行的快請到後殿咱結結仙緣湘子心疑他怎知  
我奔修行不暇細問隨他到了後殿見爐中焚香知是敬神



遂跪拜行禮起來見棹上有木筆沙盤也不知何用遂問道  
師傅是何法名通慧告明又問二位先生貴姓高名一說我  
是清溪子一說我是悔塵子我二人居此十數年矣湘子知  
是隱士也不下問通慧道汝且實說罷汝看這祖師此訓湘  
子接過看明甚是疑惑三人將他遊訪的志向說明請祖師  
乩筆傳道根由告知湘子見無他故也告明來由又向三人  
叩拜請勞大駕我也求祖師訓教三人焚表請乩  
如來佛乩示曰

五蘊皆空清溪明

斬斷六根氣漸清

志堅奔上無極品

倘有沾滯難歸宗

太上仙乩曰

悔塵厭惡識神高

濁氣化盡仙風飄

今時道徒俗染厚

難脫羅網上青霄

大成聖師乩云

太和之氣允執中

明新至善盡厥躬

道不遠人人自遠

元神都被識神蒙



太上仙又降曰

韓湘聽真端拱真心氣降尾閭轉昇玉枕上至泥丸去拜  
娘親拜畢放息綿綿細勻一遍一拜莫亂方寸心超塵外須  
防魔侵不可停步急奔山林又訓通慧三人曰

汝僧隱三出世志堅效法巢許不戀俗緣今宵相遇結下  
仙緣日後功滿同登蓮船

汝四人俱都有修仙緣法 幸遇着祖師爺乩傳妙葩  
除此外皆誤傳哄弄愚傻 萬不能從道門得真歸家

三教祖共議着飛樂開化 面玉帝稟明了借乩傳法

玉皇爺又商議三天道祖 道祖言數百年後將此發  
先明善後明道皈一設下 收元靈仗乩筆明談黃芽

此時間汝四人靈根不昧 依靠着我告汝二轉丹法  
韓湘子汝去找鍾呂仙駕 魔不退汝志向即得仙裝

向終南數萬里須多山嶺 江河海虎狼虫要認真假  
汝三人勤恭悟玄機妙理 等湘子道成後引汝歸家

此時間這乩壇不能長設 有緊要纔可以請祖傳法



但等到清朝時設壇勸化。未來語不多說。細心省察。書此。凡在四人叩送時。已四更。四人安眠。到了清晨。湘子又細忖。凡訓二轉丹工。隨用隨驗。試受拜辭三人。三人道。咱今相遇。心同志同。何忍即去。遂備辦素齋用飯。一畢。湘子道。我仍奔前途。謹遵祖訓。我倘能成道。即來接汝三位仙師。三人苦留不住。就依祖訓。送出五里之遙。洒淚而別。各言後會有期。三人又道。仙兄可莫忘了我們。湘子道。緣法相遇。終久同伴。說罷。各奔途程。通慧三人回寺。依祖訓修養。不題。

且說那韓湘子不肯停脚。一直的奔終南。不辭苦勞。恨不能一時間見了師面。觀其心望道切。意無塵囂。忘了身。忘了家。忘了晝夜。不同那俗世虫。見道而笑。跑山嶺。過江河。並無退志。天爲被地爲褥。辛苦難描。這一日。從山右來。一猛虎。又張牙。又舞爪。鳴如牛。噓着湘子。捕了來。湘子坐下。要知道吉合凶。下回分曉。

南極仙翁讚

有志煉成還童法

長生不老開妙葩



仙丹入腹芬芳味 一股祥光透天涯

從此得朝無生面 老母心喜子歸家

除却飯一難返本 勅旨借乩收元華

曹仙國舅讚

三天道祖心暗傷 不忍性靈喪黃梁

因此差下飯一子 創立飯一設慈航

三教萬法同舟渡 明道明法惺愚氓

眾道門口夢南柯 不懂還鄉孝老娘

第十一回 遇猛虎穩心降伏 逢蛟龍氣平神助

堪嘆世人夢中遊 逐日名利勞心頭

為這臭囊性靈墜 死後空自哭骷髏

不思四魔最迷性 輪迴自我無休愁

高識早尋脫身路 速登飯一結緣由

却說湘子見山右現出一虎心中恍惚那虎着他捕來心又轉念一心修道那怕汝這孽畜遂穩心端坐閉目反觀任他吞食絕無懼情那虎見湘子坐下不動當是設計擒他虎心



更乘圍繞湘子走了幾遭見他仍是心不動搖那虎搖頭擺尾的歸洞而去湘子心覺靈明坐了多時聽不見動靜睜眼看時也不見虎向那方去了遂急起身又走放心而行又走了數里之遙見前面一道河水深河寬又不見渡舟心中憂慮怎過此河正是

河寬水深無橋樑

又無渡舟空自忙

欲要脫身登雲路

張謙跨木奔天堂

韓湘子坐塵埃心中愁煩

無橋樑無渡舟怎過清泉

不多時來一位打柴樵夫 肩担柴口唱歌自在悠然  
唱的是迷路人不肯回頭 貪名利圖富貴身心不安  
不如我打柴人心却暢快 無事時清溪間觀看流泉  
悶來時在高山聽百鳥語 有麋鹿含靈芝奔上頂岩  
牧羊童趕羊車來往不斷 牧牛童橫牛背吹笛坦然  
山根下起彩雲飛昇天上 降甘露潤田苗萬民心安  
說不盡我樵夫無有愁嘆 打完柴長街賣換貳銀錢  
有銀錢奉雙親隨時進膳 侍雙親加恭敬如敬佛仙



身不黃金 卷二  
看起來爲君王與爲官宦 不如我樵夫漢得樂天年

樵夫唱罷來在湘子面前湘子急問曰樵夫哥這河中無船  
又無橋從何處可以過去樵夫答曰

汝向河南 缺少法船 柔聲下氣 莫燥心田 看我怎

過 我回家園 問候老母 安也未安

樵夫說罷將担子放在水面又將柴薪也拖在担子上樵  
夫站在担子中央自在悠悠如同船筏一般直行如矢漂上  
南岸相子一見痴歎多時心中言道此人有些古怪這担子

怎能載此重物又想道我奔終南一心修行就得順時聽命  
管甚麼死生也借此人担子過河死亦無怨便呼樵天哥你  
且慢行將担子借與我渡過河南恩同天地感德無極樵夫  
道只要汝心不怕死這有何難說罷將担子又放在水面正  
遇東南風起担子順風漂到湘子面前湘子心中默禱師傅  
瞻佑就坐在担子上雙手攀住二目雙合聲氣不聞任其漂  
流担子如有蓬帆不多時早登彼岸正是

仙人指路渡滄溟

俗眼焉能認主翁



從此無望亦無碍

仙童任遊奔蓬瀛

湘子覺着担子不動，睜眼一看，已到南岸，不見樵夫，他在那邊，知是仙人指點，望空叩謝，自覺身上清爽快活，就竭力前進。又走幾日，前面又座高峯，路甚峻險，遂漫漫而走，腳踏石堆，手撥藤蘿，上山甚是難行。走在山腰，藤蘿之中，現出木筍粗的一條毒蛇，長有數丈。那湘子只是心無懼怯，自管前往。那蛇用尾着湘子一捲，將湘子捲下山去。可巧那山上下盡是藤蘿，軟柴並無碰磕之傷。

韓湘子叫一聲你這孽畜

我與你何冤，賤擋我路途

我心內何懼你毒蛇心術

漫漫的上山去，心平氣伏

又走到那蛇前，不將他顧

一心裡奔終南去，我師付

那毒蛇又想來擾害湘子

那湘子心不動，眼視若無

正可巧從山頂滾下一石

將毒蛇壓山後，死在澗湖

那湘子見此情，知有神助

不住的心課佛，謝天賜福

真正是走山嶺，結續不斷

過江河一條條，心無返復

這一日又走到野坡之路

無庄村無人烟，甚是情疎



身仙金 卷二  
寬濶下數百里盡是草路 只走的飢又渴難奔路途  
自得是常歇息漫漫行走 飢了時運仙氣充滿空腹  
渴了時喝舌尖生的甘露 暫顧着眼前下心莫粗忽  
只走了數日間纔遇人物 有一家富豪主住在此途  
進前來看一看甚是威武 有樓閣有花園庭堂齊楚  
府門前兩旗杆向空直豎 門樓上挂匾額狀元之府  
湘子見此家門知是宦戶 也無心仔細看向前走速  
出庄外又看見河將路阻 天又晚又無橋何法渡湖

心中悶正無法去將河渡 從庄內來一位老翁面舒  
鬚髮白面顏紅如有道像 又如那昔日裡商朝彭祖  
韓湘子急慌忙向前使禮 問你老渡此河有船也無  
那老翁聞言卽問道幼童何往天到了這時間還奔路途吾  
看汝好像被親逼出不願勤讀書逃出門來汝今宵到我卑  
處暫宿歇住到明日再送汝歸家攻讀

韓湘子尊老翁吾細告汝 我原是向終南去我師傅  
請老翁告我條過河明路 修行人管甚麼晝夜勞苦



一晝夜十二時不能停住 受多少辛勤苦纔到樂都

老翁說這幼童心莫迷糊 過去河淨山澗險峻惡途

我並非輕留你誤汝走路 我看汝甚年幼慈心發出

到明日我領汝去將河渡 上仙山這路境我却甚熟

小韓湘聽此言心卽信服 若這等得攪擾老翁貴府

那老翁領湘子走進門戶 院庭內看光景更顯貴福

且說湘子隨老者進門一看甚是齊整不多時走過了幾層

門到了客室坐下卽現上茶來不多時又端上美酒饌殺甚

是新鮮湘子道我不會吃酒葷殺亦不能用我在路上用過

飯了老者道我上幾歲年紀糊塗了汝乃是修道的人原不

用酒吃葷又命人備辦素食菓品不多時又端上真正清香

捕鼻更加一番鮮妍老者讓湘子用飯湘子也就用飯自覺

味佳渾身舒展異常用罷了飯湘子道敢問老翁姓氏老者

道我姓賈名修真我有一子賈桂林中了甲午科頭名狀元

也是我老運低他夫婦雙亡只拋下一女名叫姪女英我這

孫女生的美如嫦娥心又伶巧一旦女工無所不通至今未



遇良緣，我想我這富高北斗貴至極品，無子亦無親族家業，何人承受？想與我孫女招一佳婿，成當這一派家業。訪了數年，未能遇意。今我看汝這幼童，年紀相當，身軀安雅，堪稱我志。汝何心痴，向終南多凶少吉，這道河汝也難過，水深無力，鵝毛沉底，怎能過去？再說河南岸山路甚惡，虎狼蟒蛇蜂聚成羣，就算是過去，河好歹的把命送在河南，就死了心了。

離終南總有那幾于萬里，莫聽信野道士迷人心機。  
我幼年因妄想神仙脫俗，偷跑出上終南尋我仙師。

白受了千萬苦晝夜奔趨，未尋着有仙師野道混迷。  
因我心不甚笨，看透法戲，我這纔逃回來，死心塌意。  
中年間又歸正去，邪立志，始發憤，盼功名，讀我書籍。  
依我看你莫信道士哄語，仔細忖他的話，卽知詳細。  
到不如在我這招贅爲婿，免的你死不死，活不活兮。  
再者說成神仙，純乎仙體，那有這凡肉胎成仙佛軀。  
我這是好言語，告汝聽知，在家中享不盡富貴有餘。  
要明白韓湘子許也不許，下一回有祖師告衆得知。



先賢朱熹夫子讚

佛祖仙師費衷黃

著經渡世晝夜忙

佛心寂滅空四相

借乩傳法懼愚氓

仙教奧妙絕思慮

渡衆登舟上天堂

聖師一貫忠恕道

能參能行樂無疆

先賢曾夫子著讚

乩著元陽真事跡

以破濁世道徒迷

佛仙聖神同皈一

有識登舟脫污泥

第十二回 黃氏爲媒題姻眷 瘋道接引歸仙山

風清氣暖致中和

杏壇可誇禮樂多

至今空傳古經典

盡成口禪身入魔

三教祖師親著筆

演明寶卷收元佛

有志煉到三皈一

性能復初面大羅

却說賈修真勸湘子招贅湘子如同癡聾一般身若泥塑心  
內皈元寂默不語賈修真看此光景疑他面羞不答莫非不  
見其人心。中悠疑想罷便回內宅以告其妻黃氏道這有伺



難成全在我罷。說完竟到後樓。告知姪女英。命清風明月。兩個使婢領汝姑姑到前庭陪茶。黃氏又來前庭。見了湘子。說相公別來無恙。湘子見一位老婆婆。進來問候。也就道個萬福。黃氏問明家鄉姓氏。就將姪女英叫進客庭。男女相見。清風明月領着姑姑來與湘子斟茶。又與祖母斟上。便回樓而去。湘子仍如迷傻。目不外視。耳向內聽。七情六欲一概杳然。黃氏道。汝這相公。你怎麼相睡着了。湘子這纔開言。說我心有所疾。不好說話。因此有些癡狀。黃氏道。適纔我那孫女斟茶。汝看見否。我家也是名門。也非高攀。汝也算看顧我老夫婦。千萬將這親事應許。我夫婦終身也有靠了。湘子道。我逃出家園。爲的是怕被俗累。我怎肯再結俗緣。請婆婆另尋佳客。我就告辭了。黃氏見他說此。遂說汝不許親。在此歇宿一宵也可。何必立刻告辭。湘子恐有他故。仍要起身。黃氏見留不住。就命人送出門來。湘子來在村頭。就在松樹下安睡。起來了。正是。

清風吹動玉爐煙

明月照徹心廣寒



乾坤交換甘露垂

結成不老還陽丹

○煉成一元復始工

得歸本主無極生

無緣難識真面目

因此盡被左道蒙

韓湘子松林下高枕石眠

說不盡快樂景自在安然

昔日裡孔師云曲肱而枕

樂其中真旨味超出俗凡

後儒輩俗心重功名富貴

明新功忠恕道僅能口言

光知道樂的是仁義禮智

並不懂十六字一貫薪傳

顏夫子一簞食共一瓢飲

居陋巷素位行身心舒坦

無非是樂先天一派仙景

真正是富與貴難勝此間

酒與色財與氣更難庇美

紅塵客迷於世性墜黑淵

想當初衆佛仙歸山學道

皆都是視紅塵如同牢監

因此的傳丹經留於後世

後世人識見淺失了根元

那知道道門徒不細悟妙

將先天一貫道盡皆消刪

因道門失傳久不能反本

又著出傳真詞証人邪偏

有志者自然的遵訓前辦

一步步似登山並無錯舛

有不驗是煉的有些不對

不積德不累功也難學全



身仙寶金 卷二  
各道門今時下心疑不定。迷邪門也是他前冤相纏。道門中結下的來往欠賬。兌完了自然的飯一門全。且不言他門事結續正冊。湘子他一夜間却甚坦然。却說湘子惺來日出東方。急忙起來一看。不見村庄門戶。也不見山河。知是仙師考功。卽叩頭謝恩。向前又走。自覺其身如在雲端一般。更加十分小心。正是。

如臨深淵如履冰 時刻謹慎守元功  
不敢放心思他故 念茲在茲存黃庭

○眼耳心意在此間 如龍養珠暗保全

少有省察俗氣染 難登上乘大羅仙

○三省其身師傅習 怎敢時忘入孽基

十二時中長望意 光足纔能登雲梯

且說湘子每日向前行走。正當春風太和之時。不寒不燥。不急不緩。小心行走。不敢錯悞。正正走了數月。有餘。這日來到一所禪林。離庄不遠。湘子來在寺前。歇息溫養。正然端坐。從庄內來了一位瘋癡道士。身穿千層補納。被髮跣足。肩背



一火紅芽芽葫蘆。竟奔寺前而來。須多人等看他。這個顛狂之樣。那道士也不知口中麼呵的甚麼。又向衆人道。你們圍着我看麼。衆人道。汝這葫蘆作何使用。道士說道。

葫蘆奧妙法無窮

內藏玄機育真靈

有人參透其中理

改頭換面歸太空

汝等要看。我教汝等明白。說罷。從背上把葫蘆解下。眼對着葫蘆口。看了多時。口中念了几句話。吹了几口氣。忽然從裡面飛出五個蝴蝶。升在虛空。又從裡面透三道金光。飛在空

中不多時。化一座華蓋。金光萬道。那五個蝴蝶也變作五彩祥雲。拖住華蓋。衆人無不喝彩。又忽聞仙樂之聲。又望空看時。有一小童。坐在華蓋之上。昇上天谷而去。衆人道。汝這葫蘆真是寶貝。道士說。汝不要誇。人人皆有不肯去找他。衆人道。汝與我們告明。向何方找去。道士說。汝等听我唱一歌。卽明白了歌曰。

說我瘋 我不瘋 我乃學的返天工 說我顛 我不顛  
煉的後天返先天 說我狂 我不狂 學的摘星換月光



說我魔 我不魔 磨的羣魔爭馱佛 世人笑我迷 出  
塵不戀俗 我笑迷俗人 每日勞心機 爲兒又爲女  
光怕家業過不的 爲名也爲利 逐日勞身軀 使壞臭  
皮囊 無常鬼來提 顧不的女合兒 顧不的名與利  
一概拋塵世 任麼帶不去 見了閻王爺 纔知失主意  
地獄受上罪 兒女誰來替 悔也晚了 悔也晚了  
地獄發下冲天志 若要再得轉生世 我也尋找上天梯  
那知來世上 迷根越發迷 有人將他勸 還是推家計

不是推年少 就是推明日 不是推家貧 就推有空時  
不是推兒小 就是將色迷 迂延年深入 脫骨如山積  
可叹可惜 陰陽結下牽纏難脫離 勸爾等早立志 莫  
等日照西墻西 那時又晚矣 那時又晚矣 此時祖師  
明傳机 好德如同將色迷 攀住這條道 竭力向前趨  
這仙凡 一線生路通無極 這世修出世 逍遙樂天衢  
就算修不出 種下正根就不離 勸衆等 莫自迷  
各人回家細參機 莫說我瘋狂迷 我迷先天道根基



身仙寶金 卷二  
看我登山去。終南山上修元軀。說罷向南而去。

那湘子正看葫蘆的妙機。知是仙家妙用。又聽他唱的有趣。便要上前問明來由。那道人又說向終南去修元軀。湘子听道這裡。急急向前使禮。師付慢行。我有話問師付。瘋道人說。我又不懂的俗人。迷俗牽纏之言。問我何來。湘子道。我也是上終南山望師付。引我同往可乎。道人說。怕汝不敢跟我去。湘子道。我從家中逃出。受盡了無數的驚吓。魔難孽障之事。越過了須多山川河海。心中並無惧怯。來此大料離終南不

遠。有何不敢呢。瘋道人說。汝卽不怕。跟我何防。說罷行走如雲。湘子也不敢追慢。他就緊緊相隨。走了十數里。到了一海岸邊。只見海水滔滔。波浪滾滾。烟障滿空。水連天。天連水。一望無邊。那道人說。來到了終南山。離此不過萬里之遙。盡是水路。湘子道。無有船筏。怎能過去。瘋道人說。看我手段。隨手從菩提樹上掐下一葉。放在水面以上。道人便足踏菩提葉。隨風漂去。湘子一見。呆了多時。無計可使。想道。他卽踏葉爲舟。我也試試。隨手也從樹上掐一菩提葉。放在水面。也不顧



生死足踏葉上。那菩提葉卽化作一隻船筏。隨風飄去。不多時到了一座高山。甚是清雅。也不知山名。急忙下舟尋路。韓湘子按道路要奔山岩。也不知終南山可在那邊。正上奔來到了山頂地面。仙山景與紅塵大不一般。見一位少年童來在對面。呼一聲你爲何敢上此山。我師付命我來看守山界。不準那凡塵客他來此間。不吃素不戒惡不行孝悌。來此山命靈官打下海淵。不準他登仙山攪擾清規。汝說說來此山有何事端。

汝快下去。莫在此惹禍了。靈官來到。難免無殃。湘子道。汝這小童。怎麼如此作怪。我乃是修行之人。怕甚麼靈官。心存仁愛。怎有禍患。那佛祖仙師。不過以仁而成。上帝玉皇亦不過以仁爲主。何汝這山上靈官如此不平說罷。竟向前走。又到了一座洞門。石門緊閉。門上匾額。字跡甚明。寫的是終南山。第一朝陽洞。湘子看罷。心中大喜。口念阿彌陀佛數聲。可來到了。隨到了洞門口。呼了幾聲。無人答應。心又拿悶。不多時從南來一仙童。手提竹籃。內裡成着仙苑菓品。來在洞門。



見一人跼立隨問道。汝是何方來的。來此何幹。湘子道。我從長安而來。來此尋我師付。仙童道。汝師付何人。湘子道。鐘離呂仙二位師付。請問仙童二師。就在此洞乎。仙童道。正是。湘子道。請仙童洞中與我傳稟可乎。仙童說。汝暫且外等。仙童說罷。手拍洞門。不多時。裡面又一仙童將門開放。兩個仙童進內而去。待不多時。又出來道。汝進來罷。師付叫汝。湘子進了洞門。來到禪堂。見二師端坐禪床。二目雙合。湘子進前。連叩三十六叩。站在一傍侍立。也不敢言。二師定靜多時。說湘子。汝來晚了。我仙門有法度。度了他人。仙品不缺。不能再度。汝且回去。再等有缺時。我卽前去領汝歸仙。

韓湘子聞此言。雙膝跪倒。不住的。眼滴淚。如同雨。漂我。迤出。非容易。受盡魔考。遇虎狼。逢毒蛇。須多煎熬。肥嶠嶺。走險山。並無退意。過江河。並湖海。何敢嫌勞。說不盡。在家中。千魔萬難。來此山。得見了。師付。看瞧我。師付不收我所爲。何事。我情死。也不能再回塵囂。說罷時。叩响頭。血流不止。苦哀懇。我師付。速開恩。稍



二仙師說汝來即不回去 不辭苦也有法汝去開消  
或砍柴或作飯細心酌量 或推磨或担水亦備用要  
凡事件皆不可粗心傲暴 要謹慎要文雅要汝遵着  
倘若是起燥火俗氣不了 仍然是趕下山白來一遭  
遵此規辦上個數十年歲 或者是有仙品再另商酌  
軒湘子聞此言叩頭不了 只要是收下我恩同天高  
無論是何事業謹遵師命 不叫我再回塵我就心牢  
小韓湘出塵心千古罕見 要明白怎樣辦下回再表

第十三回 朝無極母賜名號 赴蟠桃帝封天仙

嬰兒脫胎昇高山 受盡考徵奔終南

自今安居山谷後 和風暖熏乳哺三

不濁不俗清涼景 志在養神性光圓

有朝陽光出凡軀 任性遨遊天外天

且說鐘離呂祖二仙分派湘子工課指點明白看他志向如何那湘子並不推辭滿口應許二師又道前殿三教堂上面即是三清閣昨日我收來一位小徒不滿月餘在三清閣上



溫養命汝時刻看顧。長長安養他。乳哺他。勿寒他。勿熱他。若有差錯。即將汝打在輪迴受苦。再不準汝超昇。湘子也一一應許。便每日按師派工。時時謹慎。事事着意。如此三載。無敢放肆。亦無懈志。恐師責罰。正是。

韓湘子在終南溫養仙真。每日間長謹慎。何敢粗心。或砍柴運甘露。文雅不緊。或上山或下山。仔細留神。或做飯供師尊。誠心虔意。或溫養仙真。徒更加小心。每日間養仙童。時刻着意。不令寒。不令燥。清氣慰神。

怕的是小仙童有些不穩。有欠養。恐師怒。推我沉淪。

直養的小仙童。靈光滿體。照透了三十三耳目通神。

鐘呂仙見小徒身壯體潤。見湘子此工成。可學仙真。

急傳他先天道法。輪轉緊。上昇到無極宮。去朝母尊。

韓湘子聞此言。心開通慧。同仙童出皮囊。上朝娘親。

無生母見兒童。元性返本。直喜的償名號。陪我老身。

且說湘子同小仙童。上朝無極。無生慈母心。甚喜悅。正是。

九十六億子皇胎。為渡紅塵將性埋。今朝仙童回家轉。



不昧性本復初白

紅塵性光皆天生 或佛或仙渡愚蒙 來在世上被塵染

愈墜愈迷困凡籠

因此設下三教門 爲收皇胎性歸真 渡回不過四億數

教門失傳皆沉淪

可嘆萬法三教源 失傳再難收性元 同根一氣分你我

互相爭鬪墜循環

累我每日淚頻滴 爲盼兒還長悲淒 三天道祖盡孝意

同商收元立皈一

兒女尙然在迷津 不知皈一天何心 千餘年後藥壇化

修道真訣乩傳真

佛仙聖神皆降壇 垂訓教化女共男 明善明道倡留世

皈一收元借乩傳

皆因三教萬法門 失真不能面娘親 無極宮中空愁悶

兒不回還淚沾襟

那知兒女盡迷踪 正教傳爲邪教風 身入岐途難返本



上天惱怒劫層層

哭聲迷徑眾兒男 速速登舟脫劫連 早皈一道迓苦惱

不皈終久難安全

這是數百年後事 明古明今借乩傳 當初湘子朝吾面

囑咐言語記心間

後日皈一收元靈 全仗仙乩化羣蒙 三教眾祖各盡力

為盡孝念無時停

果真兒女各歸家 免教為娘淚如麻 同享天堂逍遙樂

勝汝紅塵墜黃沙

現今湘子性還元 朝見為娘脫塵凡 賜汝名號元陽子

同駕皈一慈悲船

且說老母見湘子性返本元急忙賜於湘子道號元陽子名  
隨囑道要汝竭力勸凡收眾兒女各學返性回家認母莫迷  
孽悔早思歸家那是母之厚望也湘子急忙謝恩以畢領命  
渡世又回在仙山朝拜師尊告其母囑之言二師道汝暫且  
再學七七避谷性光元足朝拜三天道祖稟明 玉帝先渡



汝家皆歸仙品三代九族無不超昇再渡世界迷客以報娘  
恩湘子遵命每日就在三清閣上用避谷之法不題且說韓  
愈自湘子逃出命人尋找年餘並無音信四方州縣省城鎮  
店庄村告祭貼滿亦無踪影因此合家老幼每日哀痛韓愈  
夫婦愁悶結胸病臥在床甚是沉重服藥罔效把那林英吓  
的無所措手細想翁婆病因愁嘆而得非了寬其心難愈每  
日慇懃扶持這日病稍安急忙命人端上茶水便安慰道  
遵一聲二翁婆心且安便莫望那蠢材子不孝兒男

他不想叔嬸恩養育無限 爲何的還望這逆倫不賢  
他或者到外面受了困苦 自然的想起家即回家園  
就算他不回家兒我進膳 兒焉能學忤逆不奉高年  
那韓愈聞此言口中嗟嘆 我兒媳你不必寬我心田  
一來是韓門中一根苗線 我兄長又不在我心難安  
兄臨危叮嚀我緊嚴教管 那知他是蠢材不讀書篇  
听信了那妖道迷惑心念 修甚性悟甚道妄想成仙  
也是俺韓門中未從行善 爲何的出此子斷祖香烟



細省察我韓門無甚大過 數世間皆忠良效法聖賢  
老天爺不公平不細查看 看起來不如那作惡香甜  
作惡的家業旺人丁也盛 我韓門忠厚遠如此報還  
越思想我心中越愁越悶 大料我命不久去到陰間  
林英女見此情柔聲進諫 尊一聲我父親細心鑽研  
爲見我在家中也曾攻讀 長惺悟昔先賢也有顛連  
孔夫子勸列國功配天地 傳萬古稱師表何等功賢  
在陳蔡他也曾絕糧七日 子畏匡过宋國躲避惡緣

功高極子伯魚也從早亡 顏夫子三十二少時歸天  
說不盡古聖賢長遭困苦 到如今名傳間尊爲師範  
我叔父細省悟莫要愁悶 當學那古聖賢聲名留傳  
你侄兒他未必死在外面 尊二老且寬心不可愁煩  
倘若是愁悶的病重自受 到不如得清閒就享清閒  
悶來時到花園散散悶倦 或看閱昔古聖傳留書篇  
閒來時到大街觀看塵景 或拜望衆同年敘談事端  
再者說咱韓門雖然忠厚 這命運前生定何再強貪



得安樂且安樂順守天命 再進上這人事不可謬天  
一為婆千萬的將心寬便 倘若有失錯教兒怎担  
親病愈卽是兒福祿無限 長安懷長教管兒增福田  
全當是疼兒我莫要愁悶 咱一家忍耐過快樂長年  
那韓愈夫婦聽見兒媳這片言語心中暢快就如吃了順氣  
丸一般暗想道可惜我拿着一品黃堂不如婦女真算老糊  
塗了因此那林英長長勸解老夫婦病漸好了那林英雖是  
長勸翁婆心中暗愁這日晚間侍俸二老安眠回在自己房

中不由悲叹道

哭一聲我夫君心何愚蠢 為修道何必的逃出家門  
倘若是有好歹絕斷祖脉 教為妻在家中也難知音  
再說是咱叔孀每日悲憫 直愁的二為婆幾乎歸陰  
為親病使盡心勸解心穩 穩翁婆這纔得心安養身  
叫一聲我夫君急速回首 莫貪戀奔終南去修仙真  
禱告聲息王爺急顯靈驗 撥轉他早回還侍俸雙親  
又跪下向東南苦苦哀懇 二仙師早送回免親傷心



祝告畢仍然是哭聲難禁。二老前又不敢露出寒音。因此我每日間心腸操亂。凡事跡小心辦恐傷二親。且說林英心中愁悶。每日安慰二老。夜晚仍是心如刀割。因此飲食不進。命在旦夕。韓愈夫婦雖好見兒媳病倒。心甚慌。急急請醫生調治。亦不見效。不題。且說湘子在終南山七七。工滿朝禮三天道祖。任性遨遊三十三天。仙景佛界。這日在三清閣靜養。忽然鈞天仙樂齊鳴。望空看時。丹書下詔來在面前。湘子急忙跪拜叩頭。仙官開讀詔曰。

韓仙元陽 細聽端詳 上帝詔汝 回在天堂

赴蟠桃會 快樂無疆 三天羣真 聚會仙鄉

共朝王母 慶賀老娘 賜汝仙品 天仙狀元

三月三日 莫悞時光

仙官回天交旨而去。這正是三月初一日。三十三天祖師與佛仙聖神皆有玉詔。三月三日乃是王母壽誕。同赴蟠苑。那鐘呂二位仙師到了三月三。領着韓仙去赴蟠苑會。到了南天門。見諸天佛祖仙真俱在南天門等候。不見開門。不多



時見鐘呂二仙率領新狀元韓天仙來到。眾皆問候。各言商  
未開天門。湘子言道。即詔我等。門即開放。說罷。用手一指南  
天門開。玉皇殿前鐘鼓自鳴。玉帝急命仙官二十八宿  
眾星。各皆接出南天門外。眾仙真隨旨到了靈霄殿。朝拜以  
畢。玉帝道。韓仙丹工成就。按功定爵。封汝天仙狀元。元陽  
仙職。渡世功滿時。再加昇賞。韓仙急謝恩。玉帝又言曰。汝  
鐘呂二仙。渡白鶴歸元。亦皆封為帝君。二仙亦叩頭謝恩。  
玉帝又道。今朝王母聖誕。眾仙卿皆隨我前赴蟠苑說罷。

諸天羣真佛仙各部星宿同到了瑤池宮慶賀。王母壽誕  
王母設下蟠桃宴。賞眾仙真。王帝率領諸天仙真赴會。各  
按次序分職就位。王母命嫦娥仙女奏起仙樂。又唱仙歌。  
眾仙真。諸天尊。同賀王母壽誕辰。王母娘。發慈心。  
賞下蟠桃筵羣真。有仙酒。共菓品。仙饌仙餚香異吻。  
喝一口。醍醐潤。潤透仙體共仙心。潤透了。精氣神。  
三寶飯。一照乾坤。食一口。饌餚新。無極靈光照徹心。  
食入口。充元神。仙體自在難說付。再食個。蟠桃新。



其中妙味人少聞 又自在 又春容 快樂三千年久深  
說不盡 玄妙景 衆仙吃的醉熏熏 嫦娥仙 唱的真  
歌配管絃似鸞音 高聲喝 叫衆真 同駕慈航收元人  
年年有 三月三 收元同來會羣真 莫負了 王母恩  
衆真各要盡其心 蟠苑會上羣真樂 一言難以說明分  
今時下 收元真 創立皈一趙仙真 鍊成了 九轉丹  
奉天渡世費婆心 藥坛求祖著傳真 三教祖師親降臨  
三教妙 各著村 從此皈一渡迷津 皈一渡 創明分

丹書下詔趙仙真 回天上 公議村 收元金袂仙乩云  
趙純一 費婆心 創立皈一明道真 今回天 帝喜心  
也赴蟠苑會羣真 玉帝喜 開鴻恩 考爲天仙狀元新  
又封復陽帝君職 臨坛借乩收元人 除了皈一難返本  
大家各要細認村 趁此時 收元根 過此就得費心勤  
且說韓仙同諸天赴筵以畢 玉帝率領羣真謝母筵席之  
恩各回本位 玉帝又宣元陽子上殿 韓仙隨到了殿上  
叩拜 玉帝道汝先渡汝合家歸仙不可遲悞。然後再渡迷



塵之客。韓仙謝恩。領命下了南天門。同二師又回在仙山。這日正然靜定。慧眼一望。只見林英病重。命在旦夕。叔父無計。可使急稟二師。二師道。汝功亦滿。也該前去渡汝。合家點炷。皆可歸仙。湘子領命。出了朝陽洞。急駕祥光。捕着長安而來。要知如何。下同分解。

張仙果讚

紫氣飄空中。祥瑞罩樂庭。揮此飛如雲。沙盤錦繡成。道德修丹訣。顯然似日明。是書寶筏渡。解疑如鏡清。

第十四回探獲親雲端歎世 度林英夢中傳真

天上明月照江心

海底澄清性離塵

春和萌芽出戊己

採歸乾鼎烹茗薪

陰陽相合妙機露

臭皮囊裡產仙真

彈琴須得逢識者

可嘆少有知音人

韓湘子離終南起在雲端

慧眼望世界人盡被塵瞞

逐日間爲名利勞苦無限

爲兒女使計謀操斷心肝

貪酒人光顧了當時飽煖

把性靈直迷的墜入無間



也有那得酒病食隔難咽 又有那喝醉時形若鰲鱓  
貪色的耗精氣身體酸懶 直落的勞病樣走動艱難  
更有那不顧耻鑽穴踰院 敗門風喪陰德難脫循還  
貪財人也不管義而不義 把天良盡昧了難瞞蒼天  
來的易去不難古今長理 不忠厚難得這守業孝男  
好氣的也不管老幼尊卑 他隻親惹着他竟敢動拳  
這等人真正是逆倫禽獸 六月內霹雷响吓破胆肝  
也知道禱天地悔改前過 雲收散心又變不改前愆

說不盡世界上迷性男女 盡被這俗染壞難脫輪還  
皆不想人之初原性本善 被酒色與財氣恩愛牽纏  
立下的各道門三教萬法 亦被這俗染厚失了性元  
三教衰並非是三教理衰 皆都是當徒的性迷無間  
聖門中原本是忠恕一貫 五倫明五常清禮怎不圓  
後儒輩光演習筆尖巧辯 不遵着中庸書卽是異端  
當時間世界人假粧人樣 不學禮強口佞背乎聖賢  
禮記云鸚鵡鳥能吐人語 有猩猩也學着會說人言



人若是不學禮何異禽獸 因此纔孔聖師設教塵寰  
仙教中說的是修性立命 若失了涵養法性命何全  
佛教中學的是三心俱掃 也得是遵聖理不爲異端  
聖傳的出世法後人難解 性命理與天道也明米盤  
仙門中了性命也傳書內 佛寂滅總然是三教一源  
可嘆的世上人盡失性善 不思想三教師渡人心由  
三教的衆弟子皆商如夢 不久的分別清真假缺圓  
萬法門衆弟子心商妄想 不懂道糊傳道悞遭天譴

難說淨衆道門千差萬差 大半是俗師們哄弄愚頑  
韓湘子坐雲端心中嗟嘆 可嘆的這些人何時性還  
不惺悟早歸家早逃孽累 若等到收元時只怕倒懸  
到不如早脫塵早登彼岸 不受驚不煩愁性歸先天  
正嗟嘆來至這長安城外 用妙法變作了癡傻道男  
走大街不住的口中叫喊 喊的是我乃是終南一仙  
有緣人急速的同我修煉 我教汝修行法脫離苦淵  
惹的那衆人等圍繞不斷 從何方來了個瘋癡道男



衆人等欺他癡攪擾相亂。那韓仙使手段衆皆啞言。却說湘子來至長安街上衆人看他是一瘋癡道士。各皆七言八語占他相應。湘子道：汝等不要耍乖。我若使上一法，叫汝全成了啞叭了。衆皆喜笑道：汝使法罷。我等不怕。正說時，湘子照衆人吹一口氣。衆人卽兩手扒嘴，口不能張。各皆心俱叩頭求饒。湘子云：汝皆是人，爲何不說人話。吾豈與凡人同見說罷。又照衆人一吹。衆皆道：我等不知。汝是神仙望祈莫怪。各皆叩頭流血求教。湘子道：汝等莫拿着。我當了真神。

仙神仙皆人煉。汝等成神也並不難。不過孝悌忠信禮義耻廉。這八條謹行不怠，卽是神聖。何在乎南朝山嶺，北朝廟宇拜求凡師學甚麼拜懺求甚麼赦罪。若離了八德，將汝這頭磕下來也難成神。何必求上帝赦罪也。世界上有此理。天盤實無此律。衆皆聽罷各自起來看時，不見瘋癡道人，何處去了。正是。

神機奧妙人難思

仙佛景相誰預知

視而不見聞無聲

一線明路透天梯



你說衆人不見了瘋癡道人。無不警懼。有言神仙點化者。有言白蓮教徒者。有言妖魔鬼怪者。等等不一。不在談論。有一人說。此街不靜。當年常有鬼怪現形。莫非就是又現形了說罷。吓的衆皆跑回家中不題。且說湘子到了自己府門。化一木魚。坐在門傍。手敲口念念的是。

太陽斜照西墻西。街上男女歸家基。莫迷紅塵是樂地。

樂極生悲循還理。早思返本歸家計。免教老母常哭泣。

勸富貴。早惺悟。凡塵非是安樂都。生生死死無了日。

輪迴如同坐血湖

正念時。張李兩個上前喝道。在此摩羅的嘛。天到這般時候。還不去。道人說。我化的是善緣。莫非還有時刻。張李道。我家老爺。最恨僧道老爺。知汝在此。難免無趣。道人不管他說麼。只管又摩羅起來了。

可嘆俗夫不認真。自古佛仙妙法付。能治世人痛根病。救出元人歸妙音。

正說唱時。那張李二人報於韓愈。韓愈聽罷。氣沖斗牛。汝二



人將那野道士亂棍打出。杜氏夫人在傍道老爺息怒。卽然道士來化捨施於他。只然走去。何用行此無禮。再說兒媳病重亦當行善。感格上天。合家安慶。何等不好。正說時有人報道。這化緣的道士。他說能治人痛根之病。老爺何不請他。與少太太醫治。韓愈直是搖首道。

汝等皆是愚癡呆。道士那有良醫才。不題僧道還有可說起二字恨滿懷。任見他被妖言迷。至今一去不回來。生死存亡也難知。兒媳病重因此懷。

且說韓愈忿怒。杜夫人道。媳病難治。就命這道士調治。好更好。不好再趕出他去。有何不可。將韓愈說勸的心無主意。也是家中病人在床。不得不叩頭燒香。心中暗存奸謀。那知難瞞上蒼。韓愈卽將道士叫到書房。看見道士身穿道袍。爛縷道巾。開花跣足而來。口中顛倒不住。道人到了韓愈面前。問尊公駕安。貧道失省親之功。萬望莫怪。韓愈見此光景。知是瘋顛道士。洋爲不理。道人將蒲團放在中央。隨盤膝而坐。二目雙合。不言不語。韓愈道。汝這道士有何妙法能治病。道人



說我見汝家大禍將至。特來救汝。合家還在夢中。輕慢仙人。韓愈聞言。怒生急命。人快趕出這瘋狂道士。眾人急來拉起。欲將道士架出。那知道士就像在蒲團生根一般。眾人道。怎麼這道士如此陳重。細看就如死了形相。眾人報道。這道士絕了氣了。韓愈說。將他抬出荒郊。眾人抬之不動。皆無法可使。不題。且說林英病臥不能動轉。到了半夜時。睡夢之中。見夫君而回。向前使禮道。夫君從何而來。湘子道。

尊一声林氏妻細聽元音。從終南奉師命來渡滿門。

勸賢妻莫貪戀紅塵孽累。在凡塵恩合愛枷鎖沉淪。  
情合慾就如那天羅地網。推不開尤焉能奔上崑崙。  
學養性身居塵心超塵外。盡人事聽天命急煉命根。  
汝因這凡心染病入身體。長愁悶長思慮心神難存。  
這卽是得病原招災之本。思慮過有無常勾人歸陰。  
世界上更有那疼兒戀女。貪名利溺恩愛使碎心神。  
爲家業晝與夜心不牢穩。直使的六尺軀弓腰難伸。  
直使的心腸亂不能記事。直使的眼昏花耳聾難聞。



把後天血肉體精氣勞盡 有壽數也不能安樂如春  
就算是學修行難返性本 先天氣喪盡了怎修元真  
我賢妻你若是欲修返性 把凡情視杳茫仙風漸新  
先得要心歸元叮嚀死手 外事親內養心病卽無因  
好了病用周天法輪轉穩 外呼吸內呼吸吸吸歸根  
志率氣返聽視周身着意 過膝下串足根復上崑崙  
從耳傍上兩背十指串潤 過手背走手掌再上頂門  
呼氣時心下降莫叫傷損 呼與吸聲不聞纔能養身

一晝夜十二時不須間斷 直煉的如火熾焚去尸神  
直燒的五蘊空陰神迤走 直燒的四大魔杳無信音  
直燒的識神斷不欲使智 直燒的思合愛視如灰塵  
直燒的情合欲不相纏繞 不戀名不愛利恰似仙真  
直燒的如滂沱將身澤潤 直燒的元陽露萌芽生新  
煉到此卽有那仙真指點 撥丹的小仙童來拜師尊  
我賢妻切記住爲夫要訓 不枉我奉勅旨來渡家門  
說罷又寫柬帖放在棹案 賢妻安養我待去也林英道汝來



家未片時爲何就去隨向前一撲。手未抓牢。一夢而醒。遍体是汗。要知如何。下回分解。

藍仙采荷讚

一端祥光繞華堂

祖師借乩著元陽

以作宝筏救迷夫

逃脫苦海歸樂鄉

第十五回 叅妙道林英温養 闢邪正尼僧歸元

一糸金線妙無窮

天堂地府貫串通

回光照開陰魔界

認母全憑此杳冥

却說林英醒來。汗流遍体。自覺身上清爽。病如抽出。與往長不同。心中想道。莫非夫君夢中來與我了病。想罷起的身來。看時。自見灯燭輝煌。口中不住的自言自語。正言間。侍婢春温聽見。少主母若與人說話的似急來。面前問口渴否。林英道。却也不渴。自覺身體康壯。無了病了。春温道。好好想是主



母災期滿了。陰靈盡退。所以清爽。說罷。林英來到棹前。只見夫寫柬帖。尚在拾起一看。寫的是。

愚夫君 告妻知 夢中言語要汝記 奉師命 渡賢妻  
竭力修養莫挨遲 要清心 要寡欲 陰靈消散病体愈  
大汗降 築成基 太和元陽自生機 黃芽生 出戊己  
急按鼎爐鍊藥器 矚準了 正子時 急急下手將藥提  
吸一吸 提一提 薄腹撮谷向上趨 有鹿車 共牛車  
迳走三關莫停足 入鼎爐 烹藥機 不急不緩妙自知

化汞宮 甘露滴 潤透黃庭陽氣足 採靈芝三十六次  
採盡妙藥變卦兮 坎變坤 離變乾 黃婆爲媒把親提  
有嬰兒 共妮女 會合黃庭片刻時 仙露降 透靈機  
玄妙景致難說知 致中和 既此時 天地位焉萬物育  
要謹慎 莫放肆 不寒不燥要仔細 十月工 溫養足  
一靈真性離丹堦 昇天谷 玉枕居 急用乳哺養真機  
吸清風 充仙体 長使仙氣仙腹積 時刻間 要着意  
眼觀耳聽照仙機 乳哺到 三年期 性光還元拜母膝



勸賢妻 謹慎記 功成同會西瑤池

林英看罷心花開放靈機自動便着夫君囑言前進不題且說湘子光回木体那眾家人見抬不動他那韓愈直是怒狠不已回在內宅謾怨杜氏婦人見識直鬧了多半夜只見了環報說少太太出了大汗病体全愈起來用茶了老夫婦聞言心喜怒哀氣少止各自安歇到了清晨便問那道士怎樣打發他出去了正說時家人報道不見道士何處去了滿院皆找不到並不見踪影韓愈道此乃妖邪道士白蓮教的徒弟汝

等若遇僧道來門不用傳稟卽亂棍打出不題韓愈忿怒只見林英同春温前來問安與翁婆叩頭

林英女跪堂前使禮問安 尊一声二翁婆可安心田

我病了數十日欠缺孝敬 望雙親寬宥兒不孝罪愆

二翁婆聞言道急忙拉起 汝纔好何必的勞苦身邊

汝安養汝病體小心在意 將身體養健壯再盡禮全

忙分付春温女扶汝少母 回東樓勤扶持莫令燥寒

林英女謝親恩回房安養 每日間用清食運徹心田



每逢這太陽星走在正北  
元機動用清風吹上頂乾  
急分付春溫女安爐定鼎  
採坎中朝陽水鍊補乾天  
提竹藍採靈芝鼎中煅煉  
吃一口長生藥益壽延年  
直採的藥苗盡凡休皆變  
輕富貴淡紅塵另有地天  
清涼景恰是那明月來照  
身快活就如那極樂天盤  
坎變坤離變乾胞中氣像  
內無已外無人四相割割  
雖然是身居塵尤如天界  
心甜靜身逍遙難以言宣  
說不盡丹中景無數奧妙  
忽然問黃家婆來題姻緣

引姹女同嬰兒黃庭相會  
乾下降坤上起陰陽相攙  
交會畢仙露滴無窮玄妙  
又恍惚又杳冥樂不可言  
用仙氣長養育胞中真像  
心勿忘意勿助溫養丹田  
長小心不敢燥不令寒冷  
不敢慌不敢慢胎身舒坦  
就如那龍養珠如鷄抱卵  
心清靜光知道看守靈丹  
林英女養仙休也難細表  
但等着功圓滿昇居天盤  
林英每日溫養仙休不題  
且說韓仙湘子用化光點醒林英  
回在書房又用法將衆家人哄出  
又化了一道金光到了長



安城外九聖堂內。參拜了聖像。隨坐在蒲團以上。正定靜時。從禪堂出來二位尼僧。見了湘子。便拜道。恩師從何而來。湘子睜眼看時。原來是兩個女僧。並不認識。便問曰。汝這二位女師付。怎麼認的我二尼僧道。我二人原是改頭換了面了。所以師付失認。請仙師到禪堂。細對仙師說明來由。說罷。便隨二尼僧進了禪堂。坐下。二尼僧獻上清茶。又行了九叩之禮。便開言道。

尊一声韓仙師細听元音 我二人並非是下流家門

我祖居湖廣省平安小縣 我先祖也是那世代忠臣  
因我父中會了進京候補 不務正奴惱了唐王仁君  
貶謫那夷狄國不準回轉 將家財耗盡了又賣我身  
那知道買人的原是惡類 那惡徒又將我賣在娼門  
也是我老父親陰德喪盡 直落的兒合女不如獸禽  
在娼門受盡苦未從失節 幸遇着韓相公我的師尊  
一個說我也是良門閨闈 因年荒逃在外落於匪人  
也是我姊妹前生緣定 同落在一娼門拜爲幹親



身仙寶錄 卷二  
同遇着韓仙師勸我歸正 因此纔我二人逃出娼門  
午夜間我二人逃在此地 又遇着我尼師收爲徒真  
他叫我在此廟等候回信 先給我起法名伺俸佛尊  
我法名是慧靜慧圓是他 掃了髮爲尼僧好等仙真  
專等着韓仙師前來渡俺 早渡脫我姊妹逃出苦塵  
兩個人說到此雙膝叩懇 不住的二目中眼淚紛紛  
苦哀求韓仙師急賜愛憫 可憐我姊妹祇不得真門  
可憐我姊妹祇無依無靠 可憐我性靈迷身入沈淪

可憐我姊妹祇立定苦志 一心裡學修行謹遵師云  
說到此姊妹祇叩頭流血 望仙師早開恩收我二人  
韓湘子聞此言卽知根本 這原是在家時勸妓歸真  
也是他姊妹祇佛仙根固 莫說是人卑賤原有夙因  
汝二人且身起不必哀請 我卽刻稟二師收汝二人  
又問道汝尼師可在何處 渡脫他同學道同歸仙真  
且說湘子听二尼僧訴明來由 纔知是從前在家中叔父暗  
命張干從大街領了兩個妓女魔煉於我 也是我立志甚堅



又用良言勸他二人歸正修煉。他兩個因此苦立志向。逃出青樓隱居此地。也是他慧根深厚。纔能遇勸。卽惺。正是

○一來皇胎降濁塵

根深遇點卽悟真

也因迷塵受苦累

纔把俗心換道心

○一靈真性迷汪洋

任性遊蕩真黃梁

今遇仙人來指路

撞開玉籠逃鳳凰

湘子又問道。汝師付何處去了。二尼僧說。向天齊廟燒香去了。不久就回。正言時。老尼僧從外而來。兩個少尼僧向前接

進禪堂。稟明來由。又各問訊。湘子又問老師付是何法名。尼僧道。我名悟元。請問仙駕降臨有何法諭。湘子道。我特來渡汝。師徒歸真。老僧道。我乃佛門高弟。勝仙門多矣。何勞大仙開渡。湘子道。汝佛門雖高。亦是失了真傳的。汝不要執迷不悟。細聽我對汝講來。

尊一聲老尼師莫要痴問

佛卽仙仙卽佛全在寸心

佛仙聖三大教皆是一本

後愚徒心混迷彼此爭分

想當初渡紅塵雖分三教

究其源是一理同脉同根



自紂王失仁政世界雜亂 妖魔鬼精靈怪皆出山林  
因人心不正直暗來攪混 攪擾的人心迷墜入獸禽  
各教徒亦被這塵障心染 分不出真合假爭鬪紛紛  
太上仙使仙法化生李聃 創道法明邪正普渡世人  
到周朝西方佛又發慈悲 命釋迦來中原教化人民  
孔聖師又倡明堯舜之道 刪詩書定禮樂重正乾坤  
三教師渡羣迷引人歸正 皆本着孝與悌教訓萬春  
聖言的一貫道學靜之法 佛煉的牟尼光照開羣陰

仙修的丹純陽破開魔陣 若離了三教理卽是邪門  
三教師名雖異原不二理 皆從那無極光降下凡塵  
後世人不懂的三教一本 三教徒互相謗自相矛盾  
因此纔三教衰道訣失盡 三教徒並無有懂的原因  
三教敗纔惹出羣魔亂世 立邪教迷男女拜燈爲真  
勸閨女不出嫁男不婚娶 入靜時男與女不將禮分  
學得道男女的對面默坐 有志的節烈婦早羞歸陰  
爲子的先進道爲父後進 爲父的拜己子以爲師尊



也不知得甚道不教傳講 不傳兄不傳弟不傳隻親  
能教親下地獄不對他說 他還說不拿着佛法送人  
更有那異端輩索隱行怪 稱婦女爲先生自古罕聞  
這婦女名先生尊卑何除 真正是國家亡出此妖氛  
國將興五倫明那有此論 不合乎三教理勝於黃巾  
迷惑的世界人信其邪說 也是那罪孽重應入劫焚  
衆迷徒不參悟三教真理 不識正自甘心墜入邪門  
不嫁娶教隻親長長聖念 親聖念孝缺欠怎成仙真

何況是不孝三無後罪大 不嫁娶教親聖更成罪人  
就算是有好道怎不明講 究其實真妖邪迷惑愚民  
也因着三教徒失了師法 人心歪又惹來魔怪亂真  
三教徒失真理造下劫數 邪教起滅正道怒惱上神  
僧悟元尊道童莫一概論 我師付是高僧僧官爲尊  
我也從受過戒數次受苦 西域寺老禪師誇我工純  
賜與我佛三寶衣鉢牒戒 長安城皆稱我活佛一尊  
汝這位小道童盡是俗論 不享你富貴樂却是何因



汝就如瘋魔人前來攪混 輕廟宇謗三教豈無罪根  
汝急忙出廟去莫要胡論 再胡攪我把你送入衙門  
各衙門我却有好大臉面 告你個亂清規問成罪人  
韓湘子叫尼師且莫生忿 我說明真來由汝自細分  
我並非謗三教祖傳道假 皆因爲當徒弟敗壞清真  
莫說是佛家徒去受佛戒 受出戒自覺是活佛一尊  
仙門徒也受戒白雲觀內 就如那聖門徒光習詩文  
功名人有幾個爲國出力 有功名就仗勢欺壓良民

孝與悌忠與信原該去盡 禮合義廉合耻更當學真  
心也知口也說偏不去辯 作了官學刻虐酷害黎民  
不坐官抱詞訟又學橫霸 他仗勢口能說撐持家門  
大半是有功名不欲包屈 把聖教敗壞的衰如灰塵  
有僧道受出戒亦覺得意 何異乎聖門徒取假名音  
也有那受出戒卽開齋戒 迷酒色與財氣墜入獄門  
也有那好爭訟仗有戒器 這就是仗佛法欺壓平人  
也有那上等的戒僧戒道 口誦經心不悟其中妙音



身命金 卷二  
若有人惹着他神前暗禱 愛欲生惡欲死實同惡人  
也有那奔修道不戒十惡 又貪嗔又癡愛仍墜凡塵  
不細思皇經中懺悔何語 悔前過再不犯纔悅上神  
金經云人行邪難見佛祖 道經云俗情退纔得妙音  
今僧道學念經圖掙吃用 更有那俗家輩也闖此門  
還不知口念經他心何意 大半是引世人學他邪門  
未悟透九轉丹次序玄妙 成天家盤膝坐自覺是真  
也有那看丹書略明一點 用一點也難以修到清心

會一點就覺着自尊自大 收徒弟充師尊哄弄愚人  
並不懂誤傳道造罪太重 就知道仗道門養汝窮貧  
並不懂使人錢來生還賬 並不懂食人飯難欠分文  
並不懂三教祖創道何用 並不懂道無窮挨次修真  
說不盡三教中真訣失淨 三教外更難得修煉真門  
受戒的也不過能受苦困 光指着去受戒難修元神  
有大志學修道何去受戒 在家中自守戒叩求佛尊  
果退淨這俗情志在出世 重頓首苦哀懇佛祖仙真



志向堅竭力求佛祖賜智 得悟透九轉妙按次修真  
雖然是身在塵心超塵外 一旦的恩合愛難擾心神  
心無俗就像似身居蓬島 心清涼尤如那穩坐蓮心  
這情景勝於你前去受戒 強其你每日裡空誦經文  
念經卷爲的是收心不散 光口誦不實行難悅上神  
念經卷爲的是修道人首 若常念耗神氣也難固真  
老尼師汝細思吾告言語 汝細忖其中理那是假真  
我雖然棄紅福撇塵歸隱 畧得些佛仙景快樂長春

也勝汝去受戒身心勞苦 也勝汝收徒弟假粧活神  
勝汝在上邊坐徒弟陪坐 圍繞着粧神仙自覺得真  
不想想粧神仙造下罪孽 汝不想悞男女就無禍臨  
或敗家或犯戩或貪橫禍 或遭劫或遭災或受奇貧  
或陰刑或天壽斷子缺後 這皆是粧師長造下罪根  
我看汝老尼師有些根本 因此我細告汝其中原音  
卽出家爲何不竭力修煉 爲何的粧假相結此冤深  
貪甚名戀甚利有甚俗念 旣出家你就該學脫凡塵



若迷到無常來想修也晚 再後悔脫不了去見閻君

老尼僧聞聽罷破開迷陣 我自幼無聽見論此假真

受戒時老禪師未從細訓 自今日雲霧開得見天心

老尼僧說罷跪在塵埃哀懇仙師大發慈悲之恩憐我年老  
心中糊塗也是我命薄根淺未得人指破因此迷昧到這大  
年紀今遇仙師開悟茅塞得見青天矣萬望仙師收留我這  
老貧僧好脫紅塵之苦若知如何下回分解



